

吉林省文化局戏曲研究室編

二人轉問題討論集

第一輯



前　　言

二人轉，俗称“蹦蹦”，現在多叫“东北地方戏”。它是流传在东北地区，深受群众喜爱的民間小戏。解放以来，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針指导下，二人轉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在我省已經成为群众文艺活动的主要形式了，并且，在它的基础上試創了一个新剧种（現已正式命名为“吉剧行”）。但是关于二人轉本身如何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新剧种等新的艺术形式如何編創和发展，以适应大跃进的形势需要，成了广大观众和二人轉工作者渴望解决的問題，目前，在省内报刊发表的有关討論文章已經很多了。

为了更深入、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討論，便于研究和参考，我們选編了一些文章，征得作者的同意，汇集一起，出版这个討論集。所选的文章論点不全相同，有的还有分歧，有待今后在討論中逐步解决。

这个討論集是第一本，今后准备陸續編輯，希有关同志积极撰写文章，踊跃參加討論，并对討論集的編輯和出版提出宝贵意見。

編者 1960.1

目 次

- “藍河怨”和新剧种 宋振庭 (1)
欢呼吉林新剧种的誕生 韩劲秋 (4)
对新剧种几个問題的探討 龙文字 富育光 (9)
春色滿園关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吴 炎 (16)
时光无限好，鮮花朵朵开 程喜发 (23)
談新剧种的音乐設計 先 程 (25)
从“井台会”到“藍河怨”的剧本改編 刘 中 (30)
- 試談二人轉的发展和提高 韩劲秋 (35)
宝藏挖不尽，艺术学不完 艾光敏 (39)
“小帽”和“說口” 艾光敏 (42)
淺談“說口”和“腔口” 柳 明 (46)
挖出宝庫，涤去灰塵 伊書云 (48)

“蓝河怨”和新剧种

宋振庭

一定要創造一个新剧种，一定要不辜负党和全省人民的热望，而且一定要在十周年国庆节的前夕就上演第一个实验剧目，这就是吉林省新剧种实验剧团的决心，也是这个剧团全体同志的任务。

經過四个月的努力，这个目的终于达到了！“蓝河怨”的上演，是我省戏曲艺术生活中的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我們理想的新剧种，应该是和人民有深刻的情缘，知己的情感，既有它一定的地方特色，又能吸收各个剧种的长处，應該是一个新颖的、有最大程度人民性的戏剧形式。

創造一个剧种，当然不易。因为它不会凭空想来、从天而降的，必须有所源、有所本、有所借鉴，有一定的素材和基础。有了这些以后，又不能简单地拼凑起来联接补缀而成，还必须消化、吸收，突破原有的限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重新創造出来。可見这样的工作少数几个人是办不好的，必須吸收大家的意見；一时之間也是办不成的，必須不断地加工、修改、塑造、提炼。一两个剧目，也建立不成一个新剧种，必須有許多剧目，成功地摸清了这个形式的各方面特点以后，才能得出結論。

“蓝河怨”的上演，是試創一个新剧种的开头。这是一个新鲜事物。它的重要意义并不只在于这出戏自身演的成功与否

(由于各种各样的可以理解的原因，这出戏一定会有許多缺点，許多粗糙的地方)，重要的是找到教訓，提出問題，引起大家討論，給創造一个优美动人的新剧种鋪好第一块基石。

从二人轉的基础如何提高和推陈出来一个新的剧种，这个新剧种到底怎样去創造，这是吉林戏剧界的同志們研究了六、七年的題目了。經驗證明，由二人轉可以发出三个分枝：一是向民歌、表演歌曲，即偏重于唱的方面的艺术形式；第二是向二人舞、多人舞或群舞的方面发展，即偏重于舞的方面去加以提炼；第三个是創造新的民族的地方性的歌剧，向戏的方面发展。在前两个发展形式中，几年来已有不少的經驗，也創出了一些作品。最难的是第三种，即創造出一个新戏来。因为二人轉还不是戏，只是戏的一种原始的源头，即秧歌式的說唱艺术。由二人轉变成戏必須过三关，即人物角色化（分出剧中人物，生、旦、淨、末、丑的行当）；唱腔板头化（曲調的調式能适合劇情的需要，分成慢、中、快、散板、尖板、哭头、叫头等等）；結構戏剧化（分出場次，位置，舞蹈，念白等都适于戏剧人物、情节的要求），这当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創作活动。

二人轉是一个源头，是新剧种所依托的基础和非常丰富、寶貴的素材。但是既然是創造，就不能拘泥于一种既定的格局，就必须大胆的突破，要勇于吸收民族戏曲中許多共同的精华。而且既然是戏，就要具备一般戏剧必有的特征。我們必須注意两点，才不会在剧种的形式上走大弯路。即第一是戏；第二必須有自己獨具的风格、曲調特征。只有共性沒有个性，算不得創造，也不能叫做新剧种；只有个性沒有共性，就很难說是戏。也不能滿意地回答我們自己提出的題目。

从演什么样的剧目开始呢？可以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先选一些各剧种現有的好剧目把它移植过来，另創新腔，用新剧种

的演出形式去表演它，这是一个困难較小、也易于成功的方法。因为主要的工作是在唱和念白方面去創造新剧种。另一个方面是新編剧目，一切从头开始。如这次上演的“蓝河怨”就是这样。这个办法困难較多，出現缺点也必定不少。好处是独創性大，在不断的修改中，既可鍛炼演員又可摸到新剧种的特点，又新創了剧目。看来这两个方法都可用，而且又都是必須用的方法。

“蓝河怨”上演之后，已經引起了很大的关心，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見，这是非常好的現象；只有在这种环境中才能想象我們的新剧种的創造，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修改和鍛炼出一出为新剧种开路的剧目。

在这里，我們要感謝創作“蓝河怨”的文艺工作者，祝賀他們的勇敢的創造性的劳动；也感謝热切关怀新剧种的同志們。

新剧种的創建活动，“蓝河怨”的上演，有力地証明了，沒有堅決貫彻执行总路綫的精神，沒有干勁，沒有一口力爭上游的气，沒有政治挂帥，就什么都干不好，一事无成。这一事实同样可以用来回击右倾机会主义者胡說！

（原載1959年9月“吉林日報”）

欢呼吉林新剧种的誕生

梅 劲 秋

我省戏曲界和广大人民期待已久的新剧种，终于誕生了。这是全省戏曲生活中的一件可喜可賀的大事。我們为它的誕生而欢呼，祝賀它茁壯生长，开花結果！

新剧种的誕生，它的意义是重大的。东北戏曲艺术原很薄弱，加上日伪十四年的奴役，遭到了极为严重的摧残和蹂躏，解放时几乎沒有什么戏曲了。解放后，在党的热心关怀和大力扶植之下，虽有很大进步，但仍赶不上整个国家建設事业的发展，还不能滿足我省人民的需要。全省現有的戏曲剧种只有評戏、京戏、河北梆子和东北地方戏——“二人轉”。前三种都是由兄弟省、市流传过来的，其中除了評戏传来年代較久，在省内流传較广外，京戏仅有四个剧团，河北梆子仅有一个剧团，還沒在省内流传开。东北地方戏——“二人轉”是地方化的，但它基本是說唱形式，还不是戏。几年来，我們一直渴望着創造一个具有我省地方特色的新剧种，进一步繁荣我省的戏曲艺术。也曾作过一些試驗，并摸到了一些經驗。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提出后，鼓舞了我們的干劲，“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更使我們明确了方向，坚定了創作信心，于是今年一月，新剧种創編組便应运而生了。

經過半年的努力，新剧种的第一个戏——“蓝河怨”终于

和观众見面了。尽管它还有許多难以避免的缺点，但是作为刚刚誕生的新剧种的第一个实验剧目，却以它自己浓厚的乡土气息，独特的艺术风格，朴实优美的唱腔，火爆利落的舞蹈，活泼形象的语言，吸引住了广大观众，被觀众所欢迎。我省从此結束了沒有自己的地方剧种的历史，为东北地方戏——“二人轉”的发展提高，开創了一条新的途径，也为全国戏坛，增添了一束花朵。这是貫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艺术方針的重大成就。

当創編組成立时，领导上就明确指示了創作的原则：新剧种應該和我省人民有深刻的淵緣，知己的情感，既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又能吸收各个剧种的长处；既为我省广大人民所喜爱，又是有源可寻的新颖的有最大人民性的戏曲形式。并指出，以“二人轉”作为創作新剧种的源头和基础。

“二人轉”是东北地方戏，也是吉林地方戏。关于它的来历，說法不一：有說它是由关內流传过来的“莲花落”演变而成；有說它是在东北土生土长，传到关內和“莲花落”結合后发展而成的。“二人轉”源出何地，还可繼續研究。不过，在它二百来年的发展历史中，起碼有一百多年生长、流传在东北各地，确是无疑的。这些年来，它已經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由起初最简单的說唱形式，逐渐演变发展成現在这样的“单出头”、“双挑”、“群舞”和“拉場戏”（注）等一树四枝，丰富多彩的歌舞演唱的艺术形式了；而“拉場戏”已具备了戏曲的雛型。

“二人轉”的曲調丰富，唱的是东北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說的是东北劳动人民的语言，舞的是东北劳动人民的生活。它是在东北人民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它和东北人民結下了魚水之情，不解之緣。鉴于这种状况，在“二人轉”的基础上創造新剧种，好处是：一，它的艺术风格是地方化的，是我省广大人

民所熟悉的，喜爱的，因而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易于推广流传；二，“二人轉”的历史較久，曲調丰富，接近戏曲，是創造新剧种最好的基础。因此以“二人轉”作为創作新剧种的源头和基础是最恰当最切合实际情况的。

有了原則，也有了基础，似乎創造一个新剧种就容易多了。其实不然，还有个最大的难关：过戏曲关。即要在剧本、音乐唱腔、舞蹈身段、服装布景等方面逐步戏曲化。因为“二人轉”还不是戏，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創造新剧种是不容易的。

首先是剧本。“二人轉”的演出本子，除了少数的“拉場戏”本子接近戏曲外（这些本子的语言、结构也有明显的說唱痕迹），全都是叙事体的說唱文学。不分場次，不分角色、行当，人物个性不明显，語言也未性格化。在討論“蓝河怨”时，曾有人提出：“何必費这样大劲去重新編戏？‘二人轉’的剧目这样丰富，选择一个，創了腔，譜上曲，不就是新剧种了吗？”他們不了解，这种說唱文学是不能作为戏曲演出的。要創造新剧种，就得重新創作或者从兄弟剧种移植剧本。移植是可以的，也是較容易的。但是要想創造我省自己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新剧种，就应首先发掘、整理最为我省人民群众喜聞乐見的东北地方戏——“二人轉”，做为提炼、加工的基础。这样，群众熟悉，易于推广。因此，新剧种的第一个剧目，便选择了东北地方戏的传统段子“蓝桥会”，进行改編。改編本的“蓝河怨”在故事情节上有較大的改动，增强了戏剧性，突出了人物性格，并又尽量保持了原来地方戏的语言特色，除了少数的古辞词汇和已經失去了生命力的方言土語外，基本上用的是东北农民群众的语言，这样便初步树立了地方戏曲的独立风格。关于地方戏的“說口”（有的是剧本原有的詞，有的是演員在演出中見景生情或者根据剧情临时現編的一順边韻脚的念白），是为了在演出

中使演员能有休息的机会，为了避免长时间的说唱单调、絮烦而创造出来的。这在“二人转”中是很好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形式。但是在戏曲上，除了一些喜剧、闹剧和丑行人物还可运用这种形式外，一般的正戏和正面人物是不适用于“说口”的。有人说这是地方戏的特点，主张把它全部用在新剧种中来，我个人觉得是不够恰当的。不能认为“二人转”里所有的都是特点和精华，因而就一成不变地搬用，当然也不能简单的视为糟粕而一律排斥，应当慎重研究，逐步改革，根据剧情和人物性格、身分恰当运用。

其次是音乐唱腔。新剧种的唱腔，应当是既有丰富的曲牌，又有变化多端的板头，按剧情的需要，说理叙事，倾意抒情，高昂低沉，欢快悲凄。变化自如，得心应手。而“二人转”的音乐唱腔、曲牌虽然丰富，但是除了一些民歌小调外，它的主要基调基本上是叙事体的。要把这样的音乐唱腔戏曲化，就需要在原有的曲牌基础上，确定基调，创造新腔，按照生、旦、净、丑的角色，行当分腔；创造各类板眼，选择、固定曲牌等等。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现在第一个剧目已经取得了不小成绩，为进一步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是可喜的收获。

第三是舞蹈身段。作为新剧种，它应当具备自己的一套表现“程式”，比如台步，武打、翻、转、腾、挪，登山涉水，骑马乘车等等，都应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和风格。“二人转”的舞蹈身段是为适应说唱的艺术形式而创造出来，并在露天场院，撂地跑秧歌的环境中表演。虽然传统是丰富的，但是除了一部分专门技巧，如耍手巾，舞扇子和部分特有的舞蹈功夫可以吸收到新剧种中而外，大部分的舞蹈身段只能作为创造新的表现“程式”的基础。要用到戏曲中，就得下一番功夫，原封不动的拿来是不行的。比如在“蓝河怨”的小生和蓝瑞莲的舞蹈身

段上，开始在創作過程中嘗試用過一些“二人轉”的身段，但是它和戲中人物的性格，情节的发展很不吻合，不協調。因此單純固守“二人轉”的原有東西，而不吸收別的劇種的長處，或者拋開“二人轉”的基礎照搬別人的東西，都是不夠妥當的。不能認為只要新劇種象“二人轉”，就是成功了。應當在“二人轉”的基礎上更多的向京戲、評戲、梆子等歷史較久，較為完整的大型戲曲劇種學習，吸收它們的一些舞蹈身段，再創造出一套自己的、獨特的表現“程式”來，這是非常必要的。

關於服裝布景，當然也要努力形成自己的風格，但是中國戲曲這方面的共性更大些，各個劇種几乎沒有多大區別。因此一個新劇種剛誕生就要求它完全樹立起自己的風格是不容易的，也是不可能的，這需要長期的努力。

只要我們能認真執行省委指示的創作原則，在實際工作中不斷地總結經驗，新劇種一定會很快地成長繁榮，當然，創造了新劇種，並不是不再發展“二人轉”的原有形式，相反地更應很好地發展，不斷地提高。不能因為有了新劇種而輕視“二人轉”，這是和黨的百花齊放的文藝方針相違背的。

吉林新劇種雖然誕生了，但正因為它是我省戲曲事業的新事物，須要不斷地發展提高。目前還存在着許多問題，有待於在今后的藝術實踐中繼續深入地探討和研究。上述意見，僅是個人在看了新劇種“藍河怨”的排練和演出之後的一些体会。還熱烈期望我省廣大人民群眾和戲劇界的同志們積極关怀它，愛護它，並提出寶貴意見。

(注)“單出頭”是独角戲，由一個人出來演唱。“雙挑”就是兩個人出來演唱，這是東北地方戲最基本的演唱形式。“群舞”是由兩個人增加到四個人，六個人，十個人出來，群眾叫“多人轉”。“拉場戲”是在“二人轉”基礎上逐漸發展演變而來的，已經由說唱形式進入了地方小戲形式，劇中人物定型。

(原載1959年10月號“奮進”)

对新剧种几个問題的探討

龙文字 富育光

新剧种第一个实验剧目——“蓝河怨”已經和广大观众見面了。这是我省建国十年来認真貫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社会主义文艺方針的巨大胜利。

由于新剧种是新的，“蓝河怨”实验剧目的演出也是新的，就不免会引起人們的很多爭論。有的热情贊揚，有的持有異議。就关切与爱护新剧种，更好地吸收各方面宝贵意見，活跃我省文化生活与文艺批评來說，这确是一种好現象。为了使各种意見交流，更广泛地展开討論，我們仅就所接触到的一些問題，談談个人的粗浅看法。

一、关于“二人轉”的普及与提高問題

吉林新剧种是由东北地方戏“二人轉”发展与提高而来的。但是今天“二人轉”在吉林省是普及还是提高？是在保持“二人轉”的演唱形式上的提高，还是須要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剧种的提高？这是人們經常談論的話題之一。关于这我們听到各种不同意見，其中一种意見認為：“二人轉”在我省已有着悠久的历史，成为我省广大人民群众最喜聞乐見的演唱形式，用不着再提高了，更用不着变成现代的戏剧；另一种意見則認為，“二人轉”急需提高，但是今天还不能一下子就发展成为戏剧，还需在“二人轉”說唱形式的基础上逐步地改革与提高。

两者虽說法不一，但最后的結論却是一个：“二人轉”在今天不能或不应提高成戏剧。

事实是怎样呢？“二人轉”虽然早已成为我省人民群众最熟悉、最亲切、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它与我省广大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村劳动农民和城市部分职工群众），有着血肉相亲的关系，它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艺术，根植在劳动人民土壤之中，通过說唱形式，歌唱劳动人民的生活、理想和愿望，洋溢着純朴、健康的劳动气息。但它并不就是已經完美无瑕的。首先这种演唱艺术毕竟是一种比較原始的艺术形式，由于表演的方法过于简单与条件限制，也就不能表現更为复杂的人物与故事，不能反映我們当前更为丰富的生活与斗争，不能适应我們这样一个飞跃发展的时代，更好地为政治为生产为党的总路綫服务。因此，“二人轉”发展到今天，就有必要进行大大的提高工作，将它提高成为一种新型的地方戏剧。另方面，由于解放以来，广大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艺术欣賞能力的不断提高，因而，他們要求更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艺术表现形式。同时由于“二人轉”的发展，已經过一百五十年到二百年的历史，加之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地摊走上舞台，由小舞台上了大的舞台，影响越来越是广泛，特別是建国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积极关怀和培植下，“二人轉”得到更为迅速普遍的发展，影响也更加广泛，几乎可說是家喻户晓。所以，当前的主要問題，已經不是在我省普及的問題，而是如何进一步把“二人轉”积极提高与发展成为新的剧种的問題。“二人轉”本身的說唱形式，虽然也需要改进提高，但这种改进提高，也并不能代替一定条件下的質变。同历史上任何一个剧种的产生一样，在时机成熟，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必須把它变成戏剧。如果我們只承認“二人轉”的漸变，而否認“二人轉”的質变的需要与可

能，这只能說明我們思想已落后于实际，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也正是沒有分別地去对待“二人轉”在旧社会里，为什么会长期緩慢的发展的原因，以及在今天的社會里有提高为戏剧的可能。

当然这不是說，創造了新剧种，就不要“二人轉”的原有形式了，不是的。如上所述，“二人轉”它有着自己悠久的发展历史，具有很多独特的优点和长处，不受空間限制，在田間、在場院、在廟台都能演出，它能最及时最活泼地把党的各项方針政策宣传到群众中去，同时它又是广大群众、特別是农民群众不可缺少的娱乐工具，因而絕不可忽視。應該在創造新剧种的同时，还需注意“二人轉”原有形式的繼續提高，传统的段子剧目的挖掘整理和表演技术的繼承以及及时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創作新的演唱剧本工作，关于音乐、唱腔、服装、舞蹈等的改革我們都还做得不够，也都需要大力进行。总之，“二人轉”在今后，还大有发展的余地。我們必須留精去粕，繼承与提高，讓“二人轉”这朵花，也同时开得更美丽、鮮艳。

二、关于剧目与剧种成立的关系問題

吉林新剧种，今天应不应该被肯定？我們認為这和“藍河怨”演出的成功于否，有着相互辯証的关系。新剧种固然表現在它第一个实验剧目——“藍河怨”演出的是否成功上。但是，两者絕不能划等号，絕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談。因为，一个剧目的成功，常常是决定着很多的因素和条件。如剧本的創作、演員个人的技巧、舞台的設計等等。但这些又常常与一个剧种的成立沒有过多的直接关系。正如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剧种一样，有的剧目并不一定好，并不一定都是优秀的，就是同一

剧目由几个不同演员表演，也有好有坏，参差不齐。但这并不能否认它是具有独立风格的剧种。

通过“蓝河怨”的实验演出，可以肯定，我们的新剧种，就一个剧种来说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一方面它具备了作为一个大型戏剧的共同特征：分幕分场，剧中人物行当化，分出生、旦、丑，分出文武场；创造了一定的表演程式，根据角色分腔，创造了固定的曲牌，并且曲牌板眼化，它完全从演唱音乐变为板头音乐。同时，它又具备了比较鲜明的独特风格，不但在音乐、唱腔和部分的身段、服装等方面与京、评、梆子等兄弟剧种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且保持着东北民间艺术，某些基本曲调、舞蹈身段等方面也是保留和继承了“二人转”的传统调子，并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很大加工和创造。唱词和道白，通俗生动，很接近我省劳动人民的语汇，演唱时还适当加入了一些民间小戏中的群众帮腔形式，在道白中还适当地采用了“二人转”所特有的语言形式——“说口”，真是别具风格，这些都是新剧种的值得肯定的地方。

当然，新的剧种，在音乐、唱腔、行当和表演程式等方面，都还只能是在形成和丰富中。尽管“蓝河怨”还有许多的缺点，特别是剧本方面尚须进行一些重要修改，但它和任何一种新生事物一样，一开始就已显露出青春旺盛的朝气，这就不能不令人想起，当评戏剧刚刚诞生时，谁爱听“落子”？认为听“落子”有失身分，当时有许多人对评剧的唱腔和表演，也曾评头品脚，但四十年来评剧却壮大起来，成为我国独具一格的大剧种之一。京剧在一百三十年以前，自湖北传入北京，使西北调与二簧调，在北京同台演出时，也曾受到士大夫阶级鄙为俗，不屑一看，但它是人民的艺术，终于发展成如此波澜壮阔，富有高度艺术魅力的古典戏剧了。

三、关于同一源头可否有不同剧种的问题

“二人轉”是东北三省广大农村普遍流传和存在的艺术形式。而“二人轉”所活动的区域早已扩大出辽、吉、黑三省。张家口，内蒙一带有人演唱“二人轉”，而河北的“二人台”，其表現形式与“二人轉”大同小异，有相互交融的地方。可以說，

“二人轉”不仅历史悠久，而地域广阔，为我国北方較为活跃的一种群众艺术之一。在这个基础上創造发展而成为吉林新剧种，我們認為是完全可以的，不管它源出何处。

根据許多戏曲形成的历史，如果要追本求源，有很多剧种其祖先大多是同出一轍的，不过在长期的发展、流传、演唱过程中，根据各地的生活习惯，經濟、文化等条件的不同，以及各地艺人的努力和吸收其他文化滋養的不同，逐渐分道揚鑣，各成派系。如西皮二黃，便在它自己的发展中，在湖北形成了汉剧，在安徽发展成徽調，在北京就形成了京剧，此外湘戏、桂戏、广东戏等都属于这一系統。它們虽一母所生，但今天的特点、风格，各有千秋，截然不同。又如秦腔，同在一个基础上，发展成了山西梆子和河北梆子。“二人轉”是东北地方戏，但也是吉林地方戏，目前新剧种的本省特点虽然不够突出，可是在今后不断的发展丰富过程中，它将会日趋完善和鮮明的。

四、关于繼承“二人轉”的优点多点好，还是少点好

新剧种既然是从“二人轉”的基础上开始演变、发展提高而来的。也就不可能也不应当一下子就离开自己的母体而独立发展。更不能貪图在最短的期間內，来一个全国戏剧的大綜合。有人说，新剧种必须广泛吸收各个先进兄弟剧种的长处，不必拘于“二人轉”，就是“四不象”也沒啥，这是值得考慮

的。我国剧种如此纷纭复杂，而我国戏剧剧目有如汪洋大海，毫无主次、先后，漫无边际地去吸收、学习，事实是不可能的，实践也是有害的。我国很多剧种过去都是在一个或两个基本艺术形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昆曲就是以南北曲为基础，加工改造而成，就是吸收了其他的腔调和一些民间曲调，也是经过改造，用它独有的风格统一起来的。京剧是由西皮、二黄两个曲调在北京发展起来的，……其它剧种的形成也几乎是一样。因此，新剧种在它形成过程中，将“二人转”的艺术特点更多地保留和继承一些是完全必要的。以“二人转”做为新剧种的源头和基础，并逐渐地对其他各兄弟剧种的长处，兼收并取加以融化，在统一风格的基础上壮大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创造，使之有根有脉，有源可寻，使新剧种成长得更加扎实，更加具备鲜明独特的个性。但，如果忽视和拒绝对其他优秀剧种和艺术表演的学习，也是不对的，这样不仅会大大的妨碍新剧种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而且也会影响新剧种独特个性的生长。就是在继承与发扬“二人转”中一些优美的表演、歌舞、唱腔和音乐的同时，也应当适应地吸收一些评戏或其他剧种的表演方法。因为“二人转”究竟还不是戏，要具备一个现在剧种的规模，不向其他剧种学习，也是不可能的。

五、关于新剧种、新剧目的创作和移植问题

作为一个新剧种，没有三五个，甚至十来个新剧目，从文学剧本到演出，真正写好、演好，并在广大群众中站住脚，是很难谈得上这个剧种创造的成功。要有新的剧目，就要靠创作与移植。创作和移植两条路都可以走，也必须走。但是为了使新剧种更具特色，不能只走平坦的捷径，简单的移植。而是要进行一番艰苦的创作。即使慢一点，但要力求好一点。这就要